

昌黎先生集

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一

雜著

原道

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

史氏謂其奧衍宏深與孟軻揚

言東坡嘗曰自孟子後能將許

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孟

子醇乎醇苟與揚也擇焉而不

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

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伊

川亦曰退之晚年作文所得甚

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

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

撰得必有其所見二先生之論豈

輕發者哉山谷嘗曰文章必謹

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

意曲折後以此槩求古人法度

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

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

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

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也韓子之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為定



原道

昌黎先生集卷十一

世系堂



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張無垢曰此  
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  
乃欲槌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  
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  
此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  
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  
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卽是道德故不  
得不表出之楊龜山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  
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己斯謂之德  
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爲定名  
道德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也道固仁義而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  
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盡故道有君  
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有子下或有字老子之小仁  
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

小者非天小也

非天下或有之字下小字或

世錄堂

小者非天小也

非天下或有之字下小字或

視不過數星○今按韓公未必用彼以煦煦

爲仁音○煦了了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

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

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或無其所謂凡吾所謂

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

人之私言也公言私言下或有皆有周道衰孔

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



或無黃字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齊梁魏隋  
文苑作晉梁魏隋蜀本作魏晉宋梁齊方从  
閣杭本云南舉晉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  
梁北舉魏隋也

揚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墨下諸本有不入于

墨則入于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

奴之必上或有則字主或作王○今按作入主乃與下文三韻皆叶作王非是

者附之出者汙之二者字或皆作則噫後之附或作隆皆非是

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

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

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諸本嘗下不惟舉之

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

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

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

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

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

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

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

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



道或無字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

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

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

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通或作同為之醫

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

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或壹

作湮或作堙按史記賈誼傳獨堙鬱其誰語漢書作壹鬱壹當作壺集韻音咽壺鬱不得

泄也平入聲通用湮與壺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今按字書壹壺吉凶在壺中不得

蓋通用故漢書但作壹耳為之政以率其

怠勅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

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

守之或無權衡字非是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

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

而民不爭剖或作掊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

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

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

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

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



致之或作致其非是麻君不出令則失其所

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

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下

諸本有能字無而致之民四字而今其法曰

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

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

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

昌黎卷十一 世孫堂 李

所以爲聖一也名下或夏葛而冬裘渴飲而

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事下或今其

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

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

爲飲之之易也其言或作之傳曰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

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尹彥明曰

介甫謂退



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為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却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為也非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

國家一作國家天下句下滅其天常子焉而

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

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

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進上或有夷而字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

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

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

書易春秋文或作書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

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

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蔬果

或作蔬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或無而

其字無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

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

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



其常郊焉而天神假音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

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

與佛之道也何上或無也字。今按曰斯道

謂道也以下乃答語也斯道也何道也或作

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也吾所

謂之道也又或無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或問張無垢曰湯學於伊尹韓

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

子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以授湯置

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以授湯置

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揚雄雖自比孟子荀

而愈以小疵譏之其言無傳則捨之矣

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宛丘論公

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於言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

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何而或作何其。今按

語答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

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

有養也音廢其亦庶乎其可也蘇子由曰愈

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

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為虛位而



斤佛老與楊墨同科豈為知道哉韓愈工於  
文者也張芸叟曰張籍嘗勸愈排佛老不若  
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  
篇皆激籍而作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  
也大抵言情云云子由所云釋氏柳子厚在  
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指謫  
紛然蓋少作也今其畫墁  
集刪之矣學者其審之

### 原性

鬼一作性原。今按原道原  
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與兵  
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  
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諸  
篇也然則皆是江陵以前所作  
程子獨以原性為少作恐其考  
之或未詳。孟子言人性善荀  
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  
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

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  
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  
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  
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  
子之言言合經為多杜牧之則作  
三子之言言性辨而謂荀言人之性  
惡比二子荀得多其論不能相  
一至王荆公作原性則又曰太  
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  
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  
五常不可謂之性此吾所以  
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  
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  
形焉而性則不可善惡言也  
此吾所以異於孟荀其論益相  
勝矣白雲郭氏曰唐自韓愈之  
後言性者皆離寂然不動則異  
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



教矣皇甫湜之論謂孟荀揚殊趨而一致又為韓子三品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怒生而自能為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歟本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荆公謂揚子之已近矣蘇氏亦多蔽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之不論盡矣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

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

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而其或皆無而字性者情者或並無者字

皆非曰何也或無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

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

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

禮曰信曰義曰智方從閣杭蜀本云禮信去

義曰禮曰智曰信○今按方一本以五行相生

之序而言諸本以四方相對一位居中而言

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行於方中焉者之於

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不

諸本無一字方以閣杭潮本作一也而并屬

昌黎卷十一 九 世錄堂



仁蜀本倒一也二字當從蜀本而以皆作及非也○

今按也一二字當從蜀本而以皆作及非也○

亦非是此但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一

者或偏多或偏少其四者亦下焉者之於五

也反於一而悖於四音○悖性之於情視其品

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

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

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或作於中非是中焉者之於七

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

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亡與上或有無

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

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

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

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與諸本多作歟

善惡下又有歟字○今按二與字皆當讀如

字而為句首猶言及也作歟而為句絕者皆

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叔魚

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魚

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楊食我之



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昭二

年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

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

是莫喪羊舌氏矣至是果滅伯石食我字也

食采於楊故號楊食我○舊本食我音異俄

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或無知若教氏

之鬼不食也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

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矣子

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教氏

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

灾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見詩生民

切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或無母字母不既

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

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

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

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故曰

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

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

終不可移乎無終上或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

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

可制也

作教學或

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



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曰今之言者雜

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言也者或無也字。今按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

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為未盡耳

原毀或作毀原說已見上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

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重以周故不怠輕以

約故入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

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

昌黎卷十一 世綵堂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

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顏淵曰舜何人何有

為者亦若是文意蓋本此。古聞古之人有之。人或無人字下同。早或作蚤。

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

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四字只作責於己為周

公者。今按閣本不成。彼人也。予人也。彼能

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

者就其如周公者去其下十三字或從閣本

為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



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  
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作已

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  
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善或非是取其一不責

其二責或作取即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惟懼其

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

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

是是亦足矣或無此字非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

約乎不上或字今之君子則不然或無則字其責

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

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

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

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

已廉乎其身或作於已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

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

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然惟懼其

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

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



未見其尊己也是之或作如雖然為是者有

本有原原上或無有字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

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

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

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

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

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

者必其人之與也不應下或無者字非是不然則其所

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

昌黎卷十一 十四 世孫堂文

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

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

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此下或無世字非是已或作矣

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

而理歟作或作仕或作化歟或作也

原人仁或作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

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

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



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

人可上或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指下或有曰

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

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曰山故

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或無地道亂

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

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

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

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

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

原鬼李石日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

威獨人是為子厚求食也送窮

文雖出遊戲皆自叛其說也退

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

之曰骨蕪國世與韓氏相仇欲

乃更藉人之力乎當是退之數窮

識亂為鬼所乘不然

有嘯於梁於梁於堂下一從而燭之無見也

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

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



而執之無得也斯思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

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有曰鬼無聲也無

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

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

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

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李石曰公

形於亥晉文公託聲如牛韓曰然則有怪而

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有怪

見怪二下或有說字或有漠然無形與聲者

說字而無有鬼有物四字

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上民字一

字或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

有形於形有形或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

禍焉皆民之為之也為下或其既也又反乎

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

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反乎

反其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

是也或無不能無形與聲六字故其作而接

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



民而為福本或先言為福按左氏國語周惠

史過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夏之

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

商之興也驚驚鳴於岐山其衰以杜伯射于於

福其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

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閣蜀粹無作

行難行下孟切。公與祠部陸參員

外書在貞元十八年此篇言參

自越州召拜祠部員外郎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

曰陸先生參何如按李習之曰先生之賢聞

天下是是非非聞下或貞元中自越州徵

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

之滿街愈嘗往間客席嘗或作常間或作問

坐定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

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何或作

閣杭苑作可云可人見禮記鄭注曰此人可

也。○今按禮記是也然詳下文韓公之語

頗似有薄其門地之意而以此人復自疑於有罪則



恐須作何字語勢乃協更詳之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也

作之罪一作過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

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任

誅或作誅而任而或作誅與先生曰否吾惡其初去惡聲不然

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

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禮記管仲遇盜

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趙文子舉

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禮記趙文子所舉於

有餘夫惡求其初音烏惡先生曰不然彼之取

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

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

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而可上或有焉字先

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

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閒儻有焉聖人賢人

皆作之或并有人之二字世不幸而有出於

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

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無於字他日又往

坐焉或無字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



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

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

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或無其皆賢乎四字

缺或作沒少或作細或作一或少下或有者字

○今按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姑舉其可取

之多而略其也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或

○今按作其語意為近但陸公此句正不敢

必求全才之意而下文韓公又以太詳而不

早責之殊不可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

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

不足充其位邪其位下或不早圖之一朝而

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舉焉或作索之

字非是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文錄

粗聽祖切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孟子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

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云云

公乃設問而為之答且曰孟子

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

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



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

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

慮民也深作利慮一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

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

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

無其人下或有而不傳三字不傳者或作不得如己者非是舜不能以傳

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

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

禹之慮也則深矣慮下或有民字傳之子而當不淑

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

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

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

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音朔傳

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莫上或無人字傳諸子

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或作禍禹之後四百年

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

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作得與其傳不得聖人



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  
諸或作之守法或從閣作法守非是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雜說四首

或作三首其一一作題崔山君傳

龍噓氣成雲

噓上或

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

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

茫上或

薄日月伏光

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

音汨雲亦

大三四九四

昌黎卷十一

七

世綏堂

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

靈或从閣本作雲非

是

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

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

歟

弗或作不或無信字非是

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

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

醫下或

察其脉之病

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

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綱下或無之字

天下

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

紀綱或作綱紀



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

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所以閣夏殷周之

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作或傳數十王

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

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

傾者紀綱亡焉耳世或是故四支雖無故不

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作四海或不足

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

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無天字

扶或作持。今

按此句未詳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

之善計或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談生者談姓不知其名

是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

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

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聖者

聖人或并有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

其喙有若鳥者鳥閣作馬或云尸子禹其貌

有若蒙俱者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注云



○音欺 俱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

即有平脅曼膚楚詞平脅曼顏如渥丹美而

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

貌或作面貌上或有其字禽下或無獸字邪

或作也列子包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

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

德夏桀殷紂魯相楚穆狀貌七竅皆同而有

禽獸之心公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

意亦如此耳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或从閣杭無怪

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

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

樂不常有或無下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

人之手或無字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

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

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

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

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馬上或有今之

石字馬也或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且策之

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



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

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二無字下諸本皆有良

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識也字皆作邪

讀荀

下或有子字○荀卿名況趙人

齊襄王時為稷下祭酒避讒適

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

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

因葬蘭陵荀子三十二篇其非

十孟子輒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

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

於聖人之偽此其抵牾不

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

フハニトフ九十

昌黎卷十一

十四

世綵堂陳奎

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

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

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

歟雄下或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

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其下或有紛紛藉藉相

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

火于秦黃老子漢或無其存而醇者孟軻氏

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或作矣一無揚雄及

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



若不粹時下或有醇字要其歸與孔子異者

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抑下或有其字孔子刪詩

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

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無黜字去余欲削荀

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或从

乎醇字或無乎醇者三字而荀卿才高而其言

揚或作雄非是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

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

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

讀鷓冠子西漢藝文志有鷓冠子一

篇其下箋云楚人居深山

以鷓鳥羽為冠而唐志云鷓冠

子三卷豈漢時遺缺至唐而全

耶漢唐皆以為道家者流公謂

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少而柳

子厚作辨鷓冠子則曰得其書

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

不同如此

鷓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

九方作

鷓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

云十六篇未詳○今按方蓋不見或本已作

九也或無其博選篇博選鷓冠四摺五至之

雜字非是說當矣博選篇去道有四摺一曰天二曰地

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已

斯役五曰徒隸至或作室使其人遇時援其



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

功遇下或有其字

學問篇

子學問篇第二

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

船一壺千金者

音壺或作瓠

余三讀其辭而悲

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

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滅或有者減注

讀儀禮

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

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遭巫蠱

倉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唐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

其或作且

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

或作

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

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

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

存上或無之字

家或作說尚

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

篇學者可觀焉

或無字

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

揖讓于其閒嗚呼盛哉

讀墨子

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

二篇有節用兼愛尚賢明鬼神尚



同篇中無別篇也世之學者因  
臨川王氏詩有孔墨必相用自  
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不當  
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當有  
相用之說然學者必知孟子歸  
斯受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  
旨云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  
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  
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處至  
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  
則甚不可也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

上或皆作尚  
从閣本云考

墨子本書及漢  
藝文志當作上

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

其大夫

荀子子路問魯大夫練而牀禮歟子  
不答以告子貢子貢曰汝問非也君

子居是邦不  
非其大夫

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

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

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

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

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

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

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

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

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列子云孔丘墨翟無  
地而為君無官而為



長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煖孟子特  
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孟子特  
以其非中道其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  
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  
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前以鬼順四時而行  
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前以尚同此其所以  
也退之讀墨蓋出於此莊孟荀卿之論皆斥其  
其所短也又嚴而有禽獸之其言曰揚墨子疾其  
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言曰揚墨子疾其  
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能言墨距揚墨者聖人之  
徒也今退之謂孔子必用墨距揚墨者聖人之  
孟子抑何乖刺如是耶若以簡書則又取孟子則  
距揚墨之說以謂向無孟氏皆不服左衽而言  
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為其功不在禹下意  
以己之排佛老可以肩孟氏也殊不  
知言之先後自相予盾可勝其說哉

十七三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一

廿六

世綵堂

#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一

世綵堂  
刻梓家塾









